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九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子攝頌曰

不用五種脂　隨應為說戒　因億耳開粥

王田衆應受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有五種不淨皮履不應持者時六衆苾蒭用五種不淨脂膏以塗皮履時勝光王象聞脂氣驚怖迸奔是時六衆作如是語君等何不捉持此象荅曰我不能持苾蒭報曰我能為持仁等若能為我持者我今當酬餅果之直是時六衆遂向下風其象即住諸人報曰聖者仁等解明呪耶群象驚走我等不禁仁等如何遂令象住六衆報曰我實不解誦持明呪我等但以上象脂用塗皮履聖者王之好象若傷損者豈非仁等作无利事共生嫌賤時諸苾蒭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蒭不應以上象脂膏用塗皮履若有塗者得悪作罪上象既然上馬師子及以虎豹悉皆不合

責

尒時佛在王舍城頻毗娑羅王詣具
壽阿難陁處頂礼雙足白言大德阿
難陁今者豈非聽法之日復是褒灑
陁時我得聽不荅言大王當知褒灑
陁者但是苾芻共所作業非俗合聽
王即起去然佛世尊知而故問阿難
陁何故王来而不聽法即便起去彼
即具荅佛言汝有大失向者令王得
聞此波羅底木叉者王必倍生深信
恭敬既生淨信能為信首是故我今
聽諸王等及以大臣有淨信心意樂
聞者應可為說佛言若復有人雖是
尊貴而无敬信如此之人亦應為說
若有貧人亦應為說若是貧窮兼不
敬信樂欲聞戒不應為說尒時佛在
王舍城具壽說籠拏二十億苾芻從
小以粥長養由出家後遂不得粥身
體羸瘦痿黃无力是時世尊知而故
問阿難陁曰何故說籠拏二十億身
極痿黃羸瘦无力時阿難陁以緣白
佛佛言從今聽許說籠拏二十億苾
芻隨意食粥時阿難陁即傳佛教告
彼苾芻曰世尊開尒隨意食粥彼便

報曰為是揔開大衆為我一人荅曰
唯尒一人說籠箒二十億曰由此因
緣諸同梵行譏誚於我汝說籠箒二
十億今者出家大有所獲昔在占波
巨冨无疋捨七象王而為出家乃於
今時唯求薄粥世尊若許因我開聽
大衆食粥我亦隨食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因說籠箒二十億為
先首故聽諸大衆咸悉食粥是時淨
信婆羅門居士等多持好粥施苾芻
等時影勝王聞佛聽諸苾芻隨意食
粥王以千畝良田奉施大衆諸苾芻
不敢受田以緣白佛佛言為僧伽故
應可受田所収果實衆應受用
第五子攝頌曰
俗人求寂等　並不合同坐　兩學有難緣
同處非成過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
世尊曰凡諸苾芻合與俗人同褥坐
不佛言不合必有難緣同坐无犯復
白佛言得與求寂同座坐不佛言不
合若與小者及半擇迦汙苾芻尼并
犯五逆外道趣外道者賊住別住不

貢

共住人等亦不合同座必有難縁同
座无犯又問得與授學人同褥坐不
佛言不應必有難縁隨意同坐得與
俗人同枯牀一處坐不佛言不應必
有難縁隨意同坐如是乃至不共住
人咸悉不合必有難縁同坐无犯若
同牀坐廣說如前若屈氈席以為障
者坐亦无犯
第六子攝頌曰
正作不令起　隨年坐浣盆　應共護僧園
勿燒營作木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坐小
牀座作浣染縫衣治鉢等事是時六
衆苾芻推起自坐令他廢闕時諸苾
芻以縁白佛佛言浣染等時苾芻正
作不應令起違他起者得惡作罪六
衆苾芻凢所至處自恃上座排他令
起時彼苾芻不肯為起以縁白佛佛
言應隨年次依位而坐如世尊說隨
年坐者六衆苾芻見他食時自在後
至遂令他起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
言若彼苾芻正食之時上座後來不
令小起令他起者得惡作罪可隨處

坐食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
正食苾芻不應令起不知齊何名食
時佛言下至受鹽或受食菜皆不合
起如世尊說苾芻受食不應起者六
衆苾芻向上座處故先受食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往上座頭
坐故為受食作者得惡作罪凡諸苾
芻應善知座次僧伽所有貯染汁瓨
及諸盆器有一苾芻先取染衣六衆
苾芻作如是言具壽我年長大先合
用之瀉却染汁强奪將用令彼苾芻
事便廢闕以緣白佛佛言但是僧伽
煑染之器及以染盆他正用時不應
强奪事訖方取未了取者咸得惡作
如世尊說染器汙時不應取者是時
六衆纔染片衣故令汁汙意留染器
妨彼受用佛言若捻以衣內染色中
方名染汙不應少物故作留导如有
犯者咸得惡作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作其木柵
園遶多林時諸俗人毀破木柵盜將
草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令人遮護
既令遮護弃木逃去无人採拾咸悉

㭊壞時諸苾蒭以縁白佛佛言壞无
用者可入僧厨以充新用餘堪用者
取付作人時六衆苾蒭隨其營作所
堪用木並破燒壞以充煑染時諸苾
蒭以縁白佛佛言苾蒭不應燒營作
人要須雜木如有犯者得惡作罪
第七子攝頌曰
長者所施物　問已應留擧　隨處莫廢他
洗身方入寺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
請世尊曰佛聽許者我今更欲以逝
多林重施僧伽佛告長者隨意應作
時彼長者於逝多林内所有樹木是
男聲者則為男子衣服而嚴飾之女
聲樹者作女人服而為嚴飾乃至寺
中庭經行處門屋下浴室内衆食堂
供病堂常食堂悉皆如是為嚴飾已
捨與僧伽時諸苾蒭得此衣服不知
云何以縁白佛佛言應問長者既往
問已長者荅曰隨所施處物應屬彼
佛言是男女聲樹乃至遍寺所有衣
服隨其處所各以箱篋藏擧若於後
時逝多林内人作大會還隨其處准

前嚴飾在墻壁者應將畫壁若在温
煖堂應買薪以充然用在浴室者供
洗浴事在貯水堂者以充大衆時非
時漿用若在供病堂應與作美膳供
養或時近院或復樓閣簷前經行處
或近門邊現前僧應分若寺中庭内
者屬四方僧用時諸苾芻作斷或禪
堂靜慮之處修諸善品是時六衆来
至此堂喚他令起云我者年時諸苾
芻以縁白佛佛言不應於此而作隨
年令他苾芻輙為起動若令起者咸
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從座而起整去
經行六衆遂来坐其座處令他廢事
佛言他先坐處不應輙坐汝等苾芻
欲經行時先以綺帶或僧脚敧留安
坐處然後經行復有苾芻於廊庭柱
打拍皮鞋有餘苾芻見而嫌耻以縁
白佛佛言道行軌式我今當制凡諸
苾芻道路行時欲須入寺隨有水處
安置衣鉢抖擻衣已次浴身體下至
手足洗濯塵垢添淨水瓶方以破布
拂拭皮鞋然後披衣容儀詳審徐行
入寺

第八子揷頌曰
剃刀并鑷子　用竟不應留　便利若了時
无宜室中住
如世尊說剃刀鑷子應隨畜者六衆
苾芻自取僧伽剃刀鑷子剃髮既竟
他取不還報云後時我更須用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用衆刀
訖不應便留用刀既然石鑷刀子及
承足物應知亦尒六衆苾芻入小便
室事既了已仍住室中餘人欲入而
故遮止告言莫入我當在後更擬小
便故惱於他令生嫌耻以緣白佛佛
言小便若了不應久住更停住者得
惡作罪於大便處故惱他人得罪亦尒
第九子揷頌曰
窣覩波圍繞　廣陳諸聖迹　澑水隨應飲
若醎分別知
尒時給孤獨長者請世尊曰我於如
来髮爪窣覩波處欲為莊嚴若佛聽
者我當營造佛告長者隨意應作長
者不知云何而作佛言始從覩史多天
下生贍部化導有情乃至涅槃本生
聖跡隨意應作時諸苾芻隨路而去

貞

見有水渾生疑不飲佛言水中見面
應可飲用若不見面須人授飲如極
渾者應取羯得迦果蒲萄果投中待
清或可以麩而內水中諸苾芻便投
散麩佛言宜應以水作團投之時有
醎水生疑不飲佛言若堪作鹽用受
而方飲若不堪者自取而飲勿致疑惑

第十子攝頌曰

餅酪等非汙　亦可內瓶中　洗足五種甎
齊何名口淨　葉手承注口　多疑流鉢中
畢粮持渡河　縱觸非成過　洗鉢應用心
他觸問方受　換食持粮等　无難並還遮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婆羅門及
諸居士於逝多林相去不遠芳園之
內共為讌會有諸殘食弃在井中時
諸苾芻欲取水用以羅濾漉於水羅
中見有餅粒苾芻生疑不用并貯水
甎亦生疑念以緣白佛佛言不由彼
緣便成不淨濾即成淨不應弃水又
諸苾芻池中取水遂見有人洗酥油
甎及以酪瓶復有苾芻手執膩鉢亦
於此洗膩浮水上漂沉而住酪瓶餘
滓片片下沉時彼苾芻疑不敢用以

縁白佛佛言非彼能令水成不淨漉
即是淨用之无犯時諸苾芻隨路行
時水極難得至汲水輪所欲取其水
心疑不淨因此闕事極生疲苦方入
寺中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可取
其水先應觀察澡漱口已隨意而飲
或在非時亦不敢飲佛言非時亦飲
不貯瓶中佛言應貯時諸苾芻於道
行時无水可得崩崖泉水疑不敢飲
以縁白佛佛言應觀而飲或於非時
疑不敢飲佛言非時應飲不敢添瓶
佛言應添時諸苾芻見黃滲水疑不
敢飲佛言縱令水濁觀之隨飲或在
非時亦不敢飲佛言時與非時飲用
无犯添貯瓶中亦皆无犯於行路時
見皮囊貯水有其酪片疑不敢飲時
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時與非時隨
意飲用汝等苾芻於急難時我所開
者若无難時並應遮止若更用者咸
得惡作罪時有衆多苾芻遊行人間
至牛營處求水不得彼以酪漿用充
洗足生疑不用時諸苾芻以縁白佛
佛言无水之處若與酪漿應持洗足

貞

時彼復往牧牛人處從借瓶器欲將
取水苾芻借得酥油之瓶疑不敢用
事有闕乏佛言汝等苾芻應知有五
種瓨器一者大便器二者小便器三
者酒器四者油瓨五者酥瓨前之三
器不應貯物設令貯者遠可弃之後
之二瓨應以火燒或以鹵土或用牛
糞淨洗瓨則成淨可用貯水時與非
時隨意飲用時有苾芻飲非時漿喉
中膩氣遂即變出生惡作心世尊告
曰先淨洗手次漱脣口既漱口已方
可飲漿如世尊說淨漱口者時諸苾
芻便用鹵土以揩脣吻因即皴裂佛
言應用牛糞淨洗脣口鄔波離白佛
言如世尊說應淨口者齊何名淨佛
言有涤之口此亦何能令成无涤應
以乾淨牛糞撚之令碎或以澡豆和
水揩脣除食膩氣復以兩三掬水再
三漱口即名為淨凡諸苾芻若飲若
噉時與非時並應如是然後方飲如
不介者隨飲隨咽咸悉作罪復有苾
芻於非時中以手捉瓶向口注水蟻
先入瓶出便被螫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不應以瓶注口飲水先淨洗
手及淨漱口方注瓶水手承而飲又
復苾芻應作感君持籠時彼不知以
何物作佛言應用版木或以塼石安
置水瓶不令垂入如世尊說先淨漱
手方飲水者道路行時有少許水佛
言可於葉中飲見是青葉无人摘授
佛言枯黃落葉自取飲水或時落葉
求亦不得就枝以葉承水飲用或連
條葉轉更難求佛言應就屏處淨漱
口已以瓶注口隨意而飲其開遮事
廣說如前時具壽頡離跋底隨在何
處生疑惑心是故時人遂共号為多
疑頡離跋底見彼瓶水流注下時生
如是念他人瀉水連注鉢中豈非惡
觸遂便不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凡諸流物皆悉向下不能向上此
應受用勿生疑惑並皆无犯如是乳
酪漿等准此應知乃至佛言勿生疑
惑時有苾芻共諸商旅隨路而行令
諸求寂持其路粮在後而來暫停欲
去告苾芻曰為我擎舉時諸苾芻不
敢擎舉以緣白佛佛言應為擎舉彼

復告言為我等下苾芻生疑不與擧
下佛言應與擧下後時求寂持其道
粮隨路而去負重疲困復白苾芻整
為持去我當歇息苾芻不肯佛言可
以繩繫令求寂執繩可為擧持令其
整息後遂生疑我自手解遂不敢食
佛言食皆无犯
時諸苾芻與諸商旅同路而去忽被
强賊刼奪商人求寂持粮弃之而走
時諸苾芻不取路粮亦弃而去彼於
後時告求寂曰汝今可去取彼路粮
求寂荅曰令欲令賊煞我耶我不能
去仁可自取苾芻生疑亦不往取路
粮既乏遂闕行途以緣白佛佛言宜
應自取既自持來生疑不食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應食无犯時有苾芻
令求寂持路粮欲渡河水不知云何
佛言應問求寂汝能為我持粮并自
渡不荅言我但自渡无力持粮苾芻
應助擧持渡河求寂若言无力自渡
豈暇持粮苾芻若能擧彼求寂并持
路粮者善若不尒者先渡其粮後擧
求寂時諸苾芻生疑不食以緣白佛

貴

佛言應食无犯如世尊言苾芻於鉢
中食有一苾芻洗鉢時見有破處恐
有所犯佛言應可用心冊三淨洗設
有破處此亦无犯復有苾芻洗鉢時
於彼喋中見有飯粒疑不用食以緣
白佛佛言應以草莛擿去將水三灌
隨情受用復有苾芻用舊重鉢盛熱
汁時遂便膩出浮上疑住生疑不食
以緣白佛佛言應去上膩亘可食之
復有苾芻既洗鉢已置於一處至第
三日而更洗用遂即破壞彼便生疑
鉢燒未熟以緣白佛佛言洗而應食
復有苾芻乞食歸來置鉢而出更有
苾芻亦乞食來即便以鉢置彼鉢上
時苾芻見已生疑以緣白佛佛言若
有授食人受而方食必若无人掠去
上食食便非犯
復有苾芻乞食既還置鉢而出有俗
人來遂便觸著應可問言尒於此食
有希望耶若言我見有蠅或見草菜
拂令去者應受而食若言有希望心
為斯觸者應可分與受而方食時有
苾芻乞食來已安鉢一處復有求寂

乞食後至便持鉢飯置苾芻鉢中苾
芻生疑遂便斷食佛言鉢者飯處應
可多除隨意而食如世尊說九諸苾
芻若道行時應持粮者既无俗人又
無求寂佛言應勸施主施主亦無應
自持去後見俗人共換而食換處亦
无分為兩分告俗人曰汝取一分彼
既入手應告彼曰汝取我食我取汝
分換易而食此復難求以緣白佛佛
言於第一日應須絕食若至明日如
有授人受取而食若无授者自取一
㪍拳許而食至第三日還无授者食
二㪍拳至第四日復无授人隨情自
取飽食无犯於後路粮罄盡見有熟
果墮地佛言應取作淨受已而食若淨
人難得者設不作淨受已應食授者
亦无佛言應可自取作北洲想持心
而食樹上果熟未落地者佛言應自
上樹搖振令墮自取而食汝諸苾芻
如上聞者並為難緣若无難時皆悉
制斷若有違者咸得惡作罪
目得迦別門第四揔攝頌曰
與田分不應　赤體定物施　僧衣字還往

甘蔗果咨祒
第一子攝頌曰
與田分相助　車舩沸自取　烏觜繩无慙
制底信少欲
尒時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影勝
大王以千畝田施與僧伽時諸苾芻
雖常食噉捨而不問遂使良田並生
茅荻時影勝王因自出遊見而問曰
此是誰田並生茅荻大臣荅曰此是
大王以千畝田奉施聖衆彼叔田實
不為修理由此荒廢王曰豈可僧伽
不與他分荅曰不與諸苾芻聞以緣
白佛佛言應與俗人作共分數時諸
苾芻所有田穀並與耕人不自取分
佛言應准王法取分即便取分然諸
作人既得已分弃穀而去佛言應運
稻穀令入寺中時諸作人先持自分
後持寺分佛言先持寺分已分方持
雖後運來賊還偷竊佛言應須掌護
勿令賊盜般運入時唯載僧分車欲
傾覆喚諸苾芻願見相助時諸苾芻
見是僧車便不敢觸
佛言此應相助有病苾芻隨路而去

貢

御車之人告苾芻曰聖者可乘此車
苾芻生疑而不敢乘佛言但避車軛
乘去无犯又復以舩運載其物舩既
處淺舩師告曰聖者願見相助共我
推舩時諸苾芻以是僧舩不敢相助
佛言應可助推時諸苾芻陸路而去
極生疲困是時舩主告苾芻言可共
乘舩時諸苾芻疑不敢上佛言除其
拖處隨意乘舩或時以擔而擔其分
欲暫停息告苾芻曰我欲歇息暫来
下擔苾芻生疑不敢為下佛言應可
為下復有擔人中途疲困欲求止息
告苾芻曰為我擎擔暫解疲勞彼諸
苾芻疑不為舉以緣白佛佛言以繩
繫擔令持繩巳方為舉擔或時半路
弃擔而逃時有賊来収擔將去佛言
應可持行苾芻不知遣誰將去佛言
應遣俗人此若无者可令求寂此亦
無者苾芻収取諸苾芻等疑不敢食
由自手觸以緣白佛佛言應食無犯
僧祇釜鑊然火既多於中酥酪沸騰
出外淨人若無恐虛損弃佛言此時
淨人不應令去必有要緣須出外者

貢

苾芻即應抽却新火沸仍不止應以
杓攪若煮藥時藥沸騰上類此應知
汝諸苾芻我為難緣所開許者於无
難時並應制斷若有行者咸得惡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